



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激活文化与传统

# 中国人的大局观 (连载 78)

○ 穆 涛

刘邦起于草莽，打天下的时候和手下称兄道弟，不太讲究上下级之间的规矩。登基做了皇帝之后，一些老部下，尤其是身边的近臣，仍然不讲礼数，酒后拍肩膀，甚至瞎胡闹的醉态之事时有发生，刘邦为此深感头疼。“群臣饮争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剑击柱，上患之”。叔孙通上奏说：“大户人家讲究规矩，大国更应该重视规矩。上古的圣明君主，比如三皇五帝都有各自的礼仪，把臣子的行为规范在制度的笼子里。我是一介儒生，什么也做不了，给您制定一套朝廷礼仪制度吧。”之后叔孙通奉旨组建了一个近百人的工作班子，以自己的三十位儒生弟子为基本，再挑选部分懂点文化的官员，在长安郊外，从起草制定到实际操练，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一套秩序分明又简易可行的朝礼仪程正式出台。汉七院长乐宫落成，举办十月朝会（汉初沿袭秦历法，以冬十月为正月，十月朝会相当于新年大典），这套朝礼仪程得以首次实施，在司仪官的旗帜和号令引领下，诸侯及六百石以上官员（相当于司局级）依次入宫上殿，文武臣属分别就班，依职序等级向皇帝贺朝，蔚然有序，蔚然壮观。朝会结束后，刘邦感慨地说：“我到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。”叔孙通自此受重用，拜为奉常，即太常，是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臣，位列九卿之首。汉九年再拜为太子太傅，做太子刘盈的老师。刘盈即位后，叔孙通得以进一步推行“把规矩提在前面”的多项制度建设。刘邦从汉五年即位，到汉十二年去世，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，实际在位七年，他自己没有文化，也反感儒生，但他开启了重规矩、建制度的先河，为终汉一

朝尊崇儒学、构建礼仪之邦的文化生态夯实了基础。有一种史家看法，认为汉代的文化复兴受益于一个前提，就是刘邦去世早，仅享年六十二岁，如果再活个二三十年，以他的粗鄙性格，不知道会把国家折腾成什么模样。这种观点不太厚道，再说历史也不允许假设。

反粒子

先说个老故事，或许叫寓言更恰当些。其实，寓言就是下潜了深度的故事。

这是关于老子和孔子观念之争的故事，很难得。

背景是春秋末年，主人公是一个陕西人，依当年的身份叫秦人。秦人姓逢，逢家有个小子小时候是神童，早慧，但长大以后却患了“迷惘之疾”，“闻歌以为哭，视白以为黑，绘香以为朽，尝甘以为苦，行非以为是。意之所之，天地四方，水火寒暑，无不倒错者焉”。小逢得的是颠倒黑白、混淆是非病，是思想病。老逢很着急，打听到鲁国有一位大名鼎鼎的“君子”，是专治这种病的行家（故事里没有明说，估计指孔子），就带着小逢出国看病。途经陈国时偶遇老子，有病乱投医，先请老子给瞧瞧。老逢这个人身份不低，至少是重量级公务员，可以随时随地约见大腕级文化人。

老子了解了小逢的情况后，对老逢说了一通别开生面的话，对今天极富启示。老子开门见山讲了三层意思。第一层是诘问老逢，你凭什么判断这种情况是病呢？如今天下普遍“惑于是非，昏于利害，同疾者多，固莫有觉者”。这句话很厉害，如果是病，也是社会流行

病，是通病。如果不是人病，那一定是社会病了。如同今天评判社会百态的那句话，价值观混乱，导致社会认识底线和道德底线下行。

老子讲的第二层意思是：一个人价值观迷惘了，对一个家庭不算什么。一个家庭迷惘了，对一个村子不算什么。一个村子迷惘了，对一个国家不算什么。一个国家迷惘了，对整个世界不算什么。整个世界迷惘了，那也是一种社会大同。如果天下人都和小逢一样，你老逢就成了迷惘症患者。老子的结束语是，我这种认识“未必非迷”，但我知道，鲁国那位“君子”，是迷惘的集大成者，根本帮不了你儿子，趁着还没走多远，给盘缠留点面子，节省下来打道回府吧，“荣汝之粮，不若遄归也”。

《列子》里的这个故事没有下文，也没有交代老逢去没去鲁国。好寓言的价值，就在于激活认识领域的多种可能。

反粒子是现代物理学里的一个概念，我对此一窍不通，从课本里抄来一句释词：“在原子核以下层次的物质的单独形态，以及轻子和光子，统称为粒子。……所有的粒子，都有与其质量、寿命、自旋、同位旋相同，但电荷、重子数、轻子数、奇异数等量子数异号的粒子存在，称为该种粒子的反粒子。除了某些中性玻色子外，粒子和反粒子是两种不同的粒子。”一位学物理的学生告诉我：粒子和反粒子是20世纪30年代人类对物质的认识成果，90年代之后有了延续，又捕获了反物质。粒子和反粒子都是正常的物质存在，却是两种存在方向。粒子和反粒子相遇的话，就可怕了，二者湮灭，产生核反应，释放出极端能量。（未完待续）

## 一场千年中国社会大变革 一代陕北知识分子大觉醒

长篇小说

# 大陕北 (连载 91)

○ 姬晓东

度，严令不能放任学生参加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等，马伯雄对此也是赞同的。

“伯雄，恭喜你荣升局长。”万仙如跑来祝贺，说。

“不觉得庸俗？”马伯雄问。

“教育乃国之根本，育国之栋梁，兴邦乃之安定也。祝贺你走上如此重要岗位，咋说庸俗？”

“你还一套一套的，说，有何事找我？”

“我给马局长三个建议，一个是力争在你的任期内，恢复三民二中，米脂堂堂文化大县，竟连一所中学都没有，岂不是令人笑掉大牙；第二个是加大乡村农民教育力度，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，道德和理性的根也在乡村；第三个是增加各学校的自主选学课程，我们的课外阅读倒退成了啥，‘五四’运动以来的新思维和新思想，教材里看不到一点影子，看到的是国民党的老一套，总不能用一套教材一以贯之吧？”

“你是想继续办杨家沟那样的夜校，在学校里传播那种思想？仙如，歇歇吧，这事弄得我是筋疲力尽了。”

“好吧。对了，光顾祝贺你，倒忘了大事。把马苗找回来了吗？”万仙如问。

“一言难尽。”马伯雄说了大概。万仙如说万向明躲着你，这是他的一贯风格。马伯雄

说，躲倒是无所谓，我是担心离开了巴特尔，他们会走投无路。

“以我对弟弟的了解，他的脑子和花花肠子够用，生存不会出问题的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马伯雄苦笑着说，心里最想担心万向明的花花肠子动了，就没马苗的好果子吃。

“马老师，我要讨教问题。”王玛丽说着，连门也不敲，一步跨进来。

“请你出去，老师们的事还没说完。”万仙如也毫不客气地说。见王玛丽依然原地不动，又说：“没听见？请你出去等。”

“我不，就不，这是我爸的县政府，要出去，你、你出去。”王玛丽说着，声音有点抽泣。

“万老师先请回，其他事我们改天再说。”马伯雄出面调解道。他要息事宁人，不愿意两个女人在他办公室里发生争执。

“你咋不去上学？”见万仙如大度地出了门，马伯雄问王玛丽说。

“您不知道，我前年就在西安教会学校毕业了，来了米脂无聊，是为打发时间才去东街小学的。现在又毕业了，再和下届一起上课，我自己也不好意思。咯咯。”王玛丽说着，开心地笑出了声。（未完待续）

老婆听说这篇文章是为丈夫撑腰的，就拉上小河南贴到了厂前区报栏上。



# 长安 (连载 156)

○ 阿 莹



现实主义长篇小说

焦瞎子满不在乎地说：当时那份材料碎了一地，他气得按住老婆一顿猛捶，才把事情问清楚了。原来昨天发工资，老婆左等右等不见人回，就混进学工队伍进厂探究究竟，没承想闹了这么一出戏。后来老婆可能给揍舒坦了，主动找来一瓶糨糊，把碎纸一页页粘好了。后来，老婆听说这篇文章是为丈夫撑腰的，就拉上小河南贴到了厂前区报栏上。忽小月不由得嗔怪：可她说话咋那么难听？是看我好欺侮吧？焦克己一个劲儿道歉：她就是个家庭妇女，没见工资，胡思乱想。忽小月转而思忖，苦惱文贴出去，有人叫好，说明大方向正确，也就没再絮叨。后来，她听说小字报居然被门改户带人给撕了，还以为等待她的责难又会铺天盖地压下来。

然而，下午刚一上班，牛二栏屁颠屁颠跑进抄写室，要她赶紧把被门改户撕碎的小字报，再抄成一份大字报，正式贴到宣传栏上去，神叨叨地说：这可是黄老虎亲自下的命令，说这是革命运动深入的标志。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一张一千多字的小字报居然撞响了？

这不但让她放下了悬着的心，还让她为偶然的成功跃跃欲试，甚至又收到一封“查无此人”的来信，也没有引发太多的沮丧。哼，那四个张牙舞爪的字，绝对是连福写的，显然信没拆就给退回来了，狗东西咋变得这般绝情啊？山脚下、军列上、公寓房，那些海誓山盟看来一句也靠不住。她算看透了，连福这种人根本不可交，真后悔当初没听哥哥的话，真真不听哥哥言吃亏在眼前。将来若见他面，在厂门口跪下磕头也不会搭理的。忽小月把那封信撕得粉碎，手伸到窗外五指张开，风一过便四散飘零了。

她平复了一下情绪，铺开一张宽大的草纸，心里一阵阵激奋，脸红了，汗滴了，滴到了抄写的大字报上。是的，这些年她好像遇到的都是冷漠和打击，还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过任何表扬，突如其来地赞许似乎太有分量了，她都想没想就挽起袖子操起笔。尽管原稿叫人撕了，可凭着记忆再写一遍顺畅多了，一边写还一边改动了隐晦的字句，言词也变得更加犀利，也更有嚼头了。牛二栏提醒，说不定明天会把她叫到宣传栏，让她介绍这份大字报的来龙去脉。

呵呵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按说这要归功于大学里的红向东，可这似乎不好明说，工友们知道她总往大学跑会不会忌讳？会不会说她施展什么妖术呢？从忽小月和忽子鹿到了大学去之后，每期《红延安战报》便率先贴到了熔铜车间宣传栏上，大家一窝蜂挤上去看新鲜，几周下来好多人把阅读战报当成了习惯，一到礼拜五，就围到报栏前读得津津有味。黄老虎曾经叫人去询问，是谁把大学的宣传品贴到了长安，似乎没能问出个所以然，这让忽小月感受到地下工作般的神秘，似乎还伴随着一种难以言状的刺激。

昨天她把这种感觉告诉过红向东，人家把手边的蜡版一推说：你都读了那么多战报，难道就没有一点感受？这场大革命就是要革走资派的命。忽小月告诉他：我们长安是军工单位，领导都是参加过战争的老革命，就找不到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。红向东把玳瑁镜向上一推，说：走资派都披着革命的外衣，你要从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入手，写一份有分量的大字报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把广大群众吸引过来。忽小月着迷地盯着耸动的剑眉，说：我们厂科研问题最多，为个出差报销就吵得不亦乐乎。红向东在原地转个圈，像老人似的拍拍她肩膀说：就是要从具体问题入手，才能揭开长安的盖子。

忽小月心里顿时暖融融了，直感有一股力量从脚底倏然涌起，冲上心房，冲上头顶，浑身细胞竟注入了激奋，鼓舞着她恨不能立刻赶回抄写室，把感想把问题通通写出来。临走红向东郑重告诉她，过几天他会亲自去看她写的大字报，要是写得精彩，就在战报上开辟个工厂动态，先把她的稿子登上去，让人们知晓大革命已经在工厂点燃了，星星之火将要燎原了！

忽小月看到剑眉耸跳两下，心房也随之怦怦两下，这副轮廓分明的国字脸，咋这么生动，似乎可以在电影里扮演什么角色，好多演员都没有他帅气的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## 那时年味 (上)

○ 墨 耘

流光容易把人抛，莫道君行早，岁月先去了。转眼之间，又一个农历年即将远去！在纷纷扰扰中，还有多少远离家乡的游子，记得儿时的年味？

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，我的家乡早已在光阴的流逝中悄然发生了变化，年味也变得越来越淡了，但那曾经拥有的滋味，仍然不时透过舌尖，卷入心头，回味无穷！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湖北农村，我的家

乡，忙过年几乎成为农人们冬至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腊月一到，那浓浓的年味儿就慢慢铺开来了。

那时的农村，物资贫乏，年货大多在自家加工完成。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杀年猪、腌腊肉、打豆腐、蒸糯米、揣糍粑、糊豆皮、熬糖、切麻糖等手艺活，农人们几乎都会两手。要过年了，那些沾满了灰尘的大木盆、大铁锅、蒸笼、糍粑棍等器具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里被找了出来，清洗得干干净净，修理得平平整整，专等到过年时派上用场。

头等大事就是请屠夫到家里来杀年猪。我的小腿祖母天不亮就起床，在院子里架起两口大锅，准备好杀猪用的家伙什儿。然后给猪煮一槽好食，哟哟地唤它来吃，算是最后的送行。杀年猪是大活，乡邻们都会赶来帮忙。当肥硕的年猪被几个精壮小伙子按在案板上时，祖母躲在一边，伴随着嗷嗷的惨叫，双手合十，为陪伴她一年的小胖墩做最后的祈祷。事